

忏悔录 (上)

Les Confessions

全译本 精·彩·阅·读

[法] 卢梭◎著 王东莹◎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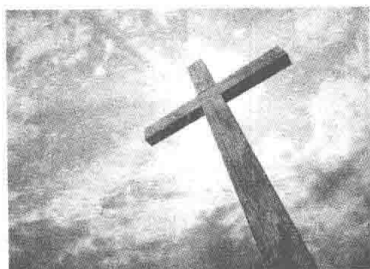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忏悔录 (上)

Les Confessions

〔法〕卢梭◎著 王东莹◎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忏悔录：全2册 / (法) 卢梭著；王东莹译.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26-4281-2

I. ①忏… II. ①卢…②王… III. ①自传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886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http://www.ti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55mm×220mm 1/16

印张：36

印数：3000 册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26-4281-2

定价：54.00 元

前 言

18 世纪末，法国封建制度极度腐朽，贵族之间淫靡之风盛行，封建生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沉重的封建压榨使得民不聊生。尤其是在路易十六时期，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群众矛盾不断高涨。《忏悔录》就是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成果。

《忏悔录》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晚年所写的自传性作品，也是卢梭在遭受严重迫害时为表白自己的人格所写的一部回忆录。正如文中所写的那样，本书并非是为他自己辩护，而是诚实地将自己的人生显露在世人面前。其中包括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如他偷窃的习惯、与几位夫人小姐之间的情事以及将五个孩子送进保育院的前因后果等。

1712 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个钟表匠，他一出生母亲就去世了。卢梭从小历经磨难，寄人篱下，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四处流浪，这些经历让他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卢梭只接受了短时间的正规教育，但是他很喜欢与父亲一起看书，而且他勤于思考，多年的社会观察和实践为他提供了思考主题和写作素材。《忏悔录》正是他所写的一部震撼人心的佳作。卢梭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此外，他还提出了“天赋人权”，反对专制、暴政。其主要理论著作有《社会契约论》《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淳风化俗》《爱弥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及《忏悔录》。

全书共十二章，分为上下两部，前六章是上部，后六章是下部。这本书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 1766 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这五十多年的生

活经历。该书虽然名为“忏悔”，实际上是在控诉和呐喊，是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的深切同情。通过作品，他将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经验、思想感情及行为举止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引导人们对人与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在这部作品中，卢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平民的世界，它是一个平民在自己受到封建制度压迫下维护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与自尊，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与污蔑的反击，充满了平民的自信、自重与骄傲。可以说，这部小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被恩格斯誉为“辩证法的杰作”。

目 录

上卷.....	001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3
第三章	071
第四章	106
第五章	146
第六章	186
下卷.....	232
第七章	232
第七章(续)	283
第八章	296
第九章	339
第十章	418
第十一章.....	468
第十二章.....	507

上卷

第一章

我现在要做一件史无前例、将来也不会有人效仿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完全揭示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唯独我是这样的人。我洞悉自己的内心，也很了解他人。我从出生就与我所看到的任何人都不一样，甚至我敢保证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生来就像我一样的人。虽然我没有其他人好，但我至少和他们不同。大自然将我塑造完以后，就把模子打碎了，可究竟打碎了模子是好是坏，只有读过此书之后才能评定。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何时吹响，我都敢手拿此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跟前，勇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也是我所想过的，那时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无论善与恶，我都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什么坏事，也没有增加任何好事。倘若某些地方做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填补我因记忆欠佳而造成的空白。

其中有的地方可能把自以为是真的东西当成真的写了，但绝对没有将明知是假的硬说成真的。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我就写成什么样的；当时的我若是可鄙可恶的，就写我的可鄙可恶；当时的我若是善良宽厚、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宽厚、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完全暴露了我的内心，与您亲眼所见的没什么不同，请您将那无数的众生召唤到我的面前来，让他们听一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恶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可鄙的行为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用真诚披露自己的内心，看看有谁敢对您说：‘与这个人相比，我比较好！’”

1712年，我出生于日内瓦，我的父亲名叫伊萨克·卢梭，母亲名叫苏珊·贝尔纳，他们都是公民。祖父留下的财产非常微薄，由十五个孩子平分，分到我父亲的那一份几乎就相当于没有了，所以全家就靠他修表来维持生计。在这一行里，我父亲算得上是个能手。我母亲是贝尔纳牧师之女，家境比较宽裕。母亲聪明美丽，父亲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得以与其成婚。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八九岁时，每天傍晚就一起在特莱依广场玩耍；到了十岁，两人已经难舍难分了。两人心心相印，而且相互同情，使得他们从习惯中成长起来的感情变得更加牢固了。两人性格温柔善良，只等着在对方心里找到同样的心情的时刻到来，而且宁可说，这一时刻也在等待着他们。因此两人心照不宣，都在互相等着，谁也不愿先吐露衷肠。命运好像在阻遏他们的热恋，结果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热烈。这位多情的少年因为得不到自己的情人而愁苦万分，形容憔悴。她便劝他去旅行，好把她忘掉。他旅行去了，但是没有什么成效，回来以后反而爱得更加热烈了。而他心爱的人呢，一如既往地温柔与忠诚。如此一来，他们便只有终身相爱了。他俩海誓山盟，连上苍也为他们的誓约予以赞许。

我的舅舅加布里埃尔·贝尔纳爱上了我的一个姑姑，可是我姑姑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要他的姐姐嫁给她哥哥，她就嫁给他。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同一天举行了两桩婚事。由此，我的舅舅便成了我的姑父，他们的孩子和我也成了双重的表兄弟。一年后，两家各生了一个孩子。

不久，因为某些事情双方不得不分开了。

贝尔纳舅舅是一位工程师：他去帝国与匈牙利应聘，最后在匈牙利欧仁亲王麾下供职，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围困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我的父亲在我唯一的哥哥出生以后，便去了君士坦丁堡应聘，当了宫廷钟表匠。父亲不在家期间，母亲的美貌、聪慧与才华吸引了许多仰慕者，其中，法国公使拉克洛苏尔先生算是表现最热烈的人了。他当时的感情一定十分强烈，因为在三十年后，他和我说起我母亲时仍十分动情呢。但是我母亲的品德是可以抵御这些诱惑的，因为她很爱自己的丈夫，于是催促他赶快回来。他急忙抛下一切，回家了。父亲这次回来的不幸的果实就是我。十个月后，我出世了，天生身体孱弱、多病，而母亲也因生我而离开了人世，所以我的出生也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不幸。

我不知父亲当时是如何忍受这种丧偶之痛的，我只知道他的悲痛始终没有减轻。他认为在我身上可以重新看到妻子的音容相貌，同时他又无法忘记是因为我才夺走了她的生命。每当他在拥抱我的时候，我总能在他的叹息与他痉挛的拥抱中，感到他的爱抚交织着一种辛酸的遗憾：唯其如此，他的爱抚就更加诚挚。当他对我说：“让-雅克，我们来谈谈你的母亲吧。”我便回答他说：“好吧，爸爸，我们又要大哭一场了。”这一句话就让他泪如雨下了。“唉！”他哽咽着说道，“你把她还给我吧！安慰一下我吧，以减轻我失去她的痛苦吧！你填满她在我心里留下的空虚吧！如果你并非你死去的母亲的孩子，我会这么疼你吗？”母亲逝世四十年后，我父亲死在了第二个妻子的怀里，但他的嘴里始终念着我母亲的名字，心里也仍留着她的音容笑貌。

这就是我的生身父母。在上苍赋予他们的所有优秀品德中，唯一留给我的就是一颗温柔的心，这颗温柔的心铸就了他俩的幸福，却造成了我一生中的所有不幸，我生下来的时候几乎快死了，大家都以为我活不下去了。我随身带来了一个病根，病情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加重。现在，这个病根虽时有减缓，但很快又使我更加疼痛难忍。我的一位姑姑，她可爱而聪慧，对我极尽关怀照料，救了我的命。在我写这本书的



时候，她还健在，已八十岁高龄，但还在照料我那位比她小、却因酗酒而健康不佳的姑父。亲爱的姑姑，我原谅您使我活了下来，但我很痛苦，不能在您晚年时报答您在我出世时所给予我的悉心照料。我的雅克琳老奶奶风采依旧，身体硬朗，腰板结实。在我出世时，让我睁开眼的手，也很有可能在我死去时为我合上眼睛。

我先有了感觉，之后才有了思考：这是人类命运的共性。对此我比别人感受得要深。我不记得我五六岁以前的事，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认字的。我只记得最初读的那些书及它们对我的影响，我对自己从来没有间断过的认识便是从此时开始的。父亲和我在晚饭之后开始阅读母亲留下的小说，起先只是为了让我练习读一些有趣的书，但很快，我的兴趣便十分强烈了。我和父亲便轮流不停地读，通宵达旦，一直到读完结尾为止。有时候，父亲清晨听见燕子啁啾，便难为情地说：“咱们去睡吧，我比你还要像个孩子。”

很快，我通过这种危险的方法不仅掌握了极强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且有了我这种年龄的孩子所不具备的对感情的独一无二的认知。我对具体事物尚无任何概念，便已懂得了所有的感情。我对什么都不理解，却全都感受到了。我连续不断地感受到的这些乱糟糟的感情，丝毫没有损害我尚未形成的理性，却造就了另一种类型的我，使我对待人生有了一些奇特而浪漫的想法，日后的经验和反省都没能够很好地治愈它们。

1719年夏天，所有小说都读完了。冬天，我们就又干别的了。我母亲的藏书都读过了，我们便把外公留给我们的书拿来读。很幸运，里面有一些好书。这很平常，这原是一位诚实而博学的牧师的珍藏，因为这是当时的时尚，而且他还是一位颇有见地且很风趣的人。勒絮厄尔的《教会与帝国历史》、博絮埃的《世界通史》、普吕塔克的《名人传》、纳尼的《威尼斯史》、奥维德的《变形记》、拉勃吕耶尔的著作、丰特奈尔的《宇宙万象》和《死者对话录》，以及莫里哀的几部著作，都被搬到父亲的工作间了。我便在他每天干活时读给他听。我对这些书有了一种少有的、也许是我这个年岁的孩子所绝无仅有的兴致。我特别喜欢

普吕塔克。我有滋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书，这稍微减少了我对小说的钟情。很快我便喜欢上了阿格西拉斯、布鲁图斯、阿里斯蒂德，胜过对欧隆达特、阿泰门和攸巴的喜欢。这些有趣的书以及我们父子俩就这些书的谈论，铸就了我那种自由的共和的思想，那种不屈服的高傲性格，不愿意受到桎梏和奴役，使得我一生之中，在这种性格受到压抑之时，便痛苦万分。我朝思暮想着罗马和雅典，可以说是生活在其伟人们之中。但我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共和国的公民，是一位对祖国的爱高于一切的父亲的儿子。我以父亲为榜样，也对祖国满怀激情。我自以为成了希腊人或罗马人，我变成我在读其生平的那些英雄了：他们的忠贞不渝、英勇不屈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目光炯炯，声音洪亮。有一天，我在饭桌上讲述塞沃拉的英雄壮举时，为了表演生动，我离开餐桌，把手放在火盆上，大家见了全都吓坏了。

我有个大我七岁的哥哥。他跟着父亲学手艺。大家对我极其偏爱，对他便有所冷落，我对此并不赞同。这种冷落对他的成长产生了影响。他甚至还没到成为一个真正放荡不羁的人的年龄，便已放浪形骸了。他后来被送到别的师傅那里去当学徒，但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经常偷偷溜出去。我见他一面都很难，以至于对他很陌生。但我仍然真心地爱着他，而且他也像一个放荡之人能够爱点什么似的爱着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凶狠粗暴地揍他时，我赶紧夹在他俩中间，紧紧地护住哥哥。我就这样用身子护住他，替他挨了不少拳头。由于我总这么护着，父亲终于住手了，也许是因为我哭喊的关系，或者是父亲害怕反而让我挨打。哥哥不思进取，最终离家出走。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才知道他去了德国。他一封信都没给家里写过。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就这样，我便成了独子。

如果说可怜的哥哥受人冷落的话，他的弟弟我可不一样，国王的孩子也不会比我小时候所受到的关怀更加深切。我身边的人都把我当成了宝贝，而且更加难得的是，我始终被疼爱着，却并不是被宠爱。在我离开家庭之前，家里人从来没让我单独与其他孩子一起跑到街上去过，从来没有要压制或满足我那些古怪的脾气，大家把这些脾气归之于天生

的，但它们却完全是教育的结果。我有与我同年龄孩子所能有的一些缺点：话多，馋嘴，有时候还说假话。我可能会偷吃水果、糖果、零食，但我从不存心坑人毁物、给人添乱、折磨可怜的小动物。不过，记得有一次，我曾趁我们的一位邻居克洛夫人去听布道时，在她家的锅里撒过尿。说真的，一想起这事，我仍觉得开心，因为克洛夫人虽说是个老好人，却实在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爱唠叨的老夫人。这便是我童年岁月最难忘的经历。

我所见到的都是些善良的榜样，我身边尽是些最好的人，可我是怎么变坏的呢？父亲、姑姑、乳母、亲戚、朋友、邻居等我身边所有人，并非一味地迁就我，但都喜欢我，况且，我也爱他们。我的任性很少受到激发或阻遏，以致我都想不起自己有过什么任性行为。我可以发誓，在受老师教导之前，我都不知道何为奇思异想。我除了在父亲身边看书写字之外，除了乳母带我去玩之外，我总是同姑姑在一起，坐在或站在她的身边，看她刺绣，听她唱歌，心中非常快活。她的开朗、和善，她那姣好的容貌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至至今她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耳旁常回响起她那些慈祥的话语。我甚至还记得她的穿着打扮，还记得她赶时髦的两鬓留有两个小黑发卷。

我深信，我很久以后才培养起来的对音乐的兴趣，或者说是激情，应归功于她。姑姑会唱许许多多美妙的小调和歌曲，唱起来相当动听。这位好姑娘心平气和，为她自己及其周围的人驱除了抑郁和忧伤。她的歌声对我的吸引力极大，不仅她的许多首歌始终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而且，即使今天我已记忆不佳，那些自孩童时起已完全忘却的歌曲，随着岁月流逝，以一种我无法表达的妩媚，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谁会相信，我这么一个饱经风霜的老糊涂，有时竟然会像个孩子似的，用已经微弱、颤抖的声音，一边哼唱这些小调，一边啜泣呢？特别是其中的一首歌的曲调，我还完全记得，但后半段的词儿，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尽管对那韵律还有个模糊的印象。我所记得的仅剩的歌词是这样的：

我不敢，狄西，到小榆树下，去听你吹芦笛；因为在我们村里，大家已经在议论我们……一个牧童……一往情深……毫不足虑，是玫瑰总要带刺儿的。

我在思忖，我的心为什么对这首歌情有独钟，这是我实在弄不明白的一种心灵感应。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总不免潸然泪下，而不能把这支歌曲一气唱完。我多次想写信去巴黎，向人打听其他的歌词，如果真的有人能记全这首歌的话。不过，我几乎深信，如果我确定除我可怜的苏珊姑姑外，他人也曾唱过这首歌的话，我那回味它的乐趣便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我涉足人世时最初的情感：那颗既那么高傲又那么温柔的心，那种女性化的却难以驯服的性格，就这样开始在我身上形成或显现出来了。这种性格始终游移在懦弱和勇敢之间，游移在柔弱和刚毅之间，最后，使我自身矛盾重重，使得我节制和享受、快乐和审慎全都没能获得。

这种教育被一次意外的事件打断了，这事的后果影响了我的余生。我父亲同一个名叫戈蒂埃的先生发生了纠纷，后者是法国陆军的一名上尉，与议会的人沾亲带故。这个戈蒂埃是个懦弱无能、蛮横无礼之辈，他的鼻子被打出血了，为了报复，他指控我父亲在城里持剑伤人。他们想把我父亲送进监狱，但我父亲坚决要求根据当时的法律，让指控者与他一同蹲监狱。父亲因为这个要求被驳回了，只好离开日内瓦，一辈子流落他乡，因为他不愿在觉得有损于荣誉和自由的问题上妥协。

我舅舅贝尔纳成了我的监护人，他当时在日内瓦防御工事中任职。他的大女儿死了，但他还有个儿子，与我同岁。我俩一起被送到博赛，在朗贝尔西埃牧师家寄宿，学习拉丁文，学习人们冠之以教育美名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

两年的乡村生活，使我改变了属于罗马人的严峻性格，恢复了童年的稚气。从前在日内瓦，无人勉强我，我却喜欢看书学习，那几乎是我全部的乐趣。在博赛，我不爱做功课，反而喜欢使人得以放松的游戏。

乡村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我不能不尽情享受，乐此不疲。我对乡村产生了一种极其强烈的爱，这种爱永远也不会停上。在我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我想起在乡村度过的幸福时光时，我便对此快乐时光感到留恋，直到我重新回到那里为止。朗贝尔西埃先生是一位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既不忽略对我们的教育，又不用过多的作业来压我们。尽管我讨厌受人管束，但每每回想起以往学习的情景时，我从未感到过厌恶，而且，诚然，我并没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并没花多大功夫便学会了所学的东西，而且丝毫没忘。

淳朴的乡村生活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心豁然开朗，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友情的存在。此前，我只有一些高雅却不切实际的情感。共同生活在一种平和的氛围中，使我与表哥贝尔纳相处亲密。不久，我对他便产生了远胜于对我哥哥的感情，而且从未磨灭。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纤细瘦削的小伙子，性情之温柔一如其身体的孱弱，而且，并不因为自己是我的监护人之子，在家中受人偏爱，便任性骄纵。我俩的功课、消遣、爱好都相同；我们都没有朋友，我们年岁相同，双方都需有个伴儿；我俩若是分开，可以说两人都承受不起。尽管我俩很少有机会表达我们的难舍难分，但我们从不想到过可能终有一别。我们总是乖巧听话。我俩在一切事情上都步调一致，如果由于管我们的人的偏爱，他们在他们眼里高我一等的话，私下里，我又比他高一等，这就扯平了。上课时，当他背诵不出来时，我便给他提示；当我做完作业时，我便帮着他做；在游戏时，我的兴趣比他大，于是总是我带着他玩。总之，我俩的性情如此相投，维系着我俩的友谊如此真诚，以至不管是在博赛还是在日内瓦，五年多的时间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承认，我们打过很多架，但从不需要人劝解，我们每次争吵从未超过一刻钟，双方都从未告过对方的状。尽管有人会认为这都是小孩子的事，但这也许是自从有孩子以来便独一无二的例子。

博赛的生活方式对我极其合适，如果日子久些，我的性格就彻底形成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基调是温和、亲切、恬静。我认为世上没有谁生来比我的虚荣心还要小的了。我常因为冲动而情绪高昂，但随即便重新

萎靡颓丧。我最强烈的愿望是得到接近我的所有人的喜爱。我很温柔，我表哥也一样，连管教我们的人也很柔和。整整两年，我既没看见也没受到过粗暴的对待。看见大家对我和一切事情都很满意，我感到非常快乐。当我在教堂里回答牧师问答一时语塞，朗贝尔西埃小姐面露焦急不安时，我真是无地自容。就此一点，已比我当众出丑更令人难受不已了。不过这也让我极其感动，因为，尽管我对赞扬很少动心，但我对羞愧却始终是十分敏感的，而且，我可以在此说一句，我并不怕受到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呵斥，反倒担心让她痛苦难受。

然而，必要时，她同她哥哥一样也会很严厉的。当然，由于这种严厉几乎总是事出有因的，而且从不过分，所以我虽挺难过，却心悦诚服。我认为讨人嫌比我受罚还要让我难受，而且见到别人难看的脸色比受到体罚更使我痛苦万分。要明确地解释是很难堪的，但必须这么做。如果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常常心直口快地对待年轻人的那种方法所产生的恶劣后果，那就改变一下对待他们的方法吧！人们从这个既普遍又有害的例子中所能吸取的巨大教训，使我决心把这事和盘托出。

由于朗贝尔西埃小姐对我们怀着母亲般的慈爱，对我们也就有了权威，有时我们有了过错，对我们就像对子女似的进行处罚。她总威胁要处罚我们，而这种对我来说挺新鲜的威胁比处罚本身更加可怕，但真的处罚过后，我反倒觉得没有先前那么害怕了。而且，还有更令一般人感到不解或更可笑的是，这一处罚使我更加热爱处罚我的人。是我对她的全部真挚的爱以及我全部的善良天性阻止了我再犯会受到同样处罚的过错，因为我感到在疼痛之中，甚至在羞惭之中，夹杂着一种快感，使我更加盼望而不是害怕今后再挨她的纤手的责打。的确，因为这其中想必是夹杂着某种性早熟的缘故，至于她哥哥的责罚我觉得就一点儿也不带劲儿了。不过，由于他的脾气好，所以他打我也没什么可怕的。如果说我约束自己，免遭处罚的话，那完全是出于害怕伤了朗贝尔西埃小姐的心。因为这就是亲切，甚至是肉欲产生的亲切，在我身上所具有的威力，而这种亲切始终在我心中支配着我的肉欲。



这个我既避而远之又不怕重犯的过错又发生了，但错不在我，也就是说，我并非故意的，而且我可以说我心安理得地利用了它。不过，这第二次处罚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朗贝尔西埃小姐想必看出了这处罚达不到她的目的，便宣称她不再处罚我了。因为这样做不但对我没好处，她自己 also 感到身心疲惫。在这之前，我们一直是睡在她屋里的，甚至冬天有时还睡在她的床上。两天之后，我们被安排到另一间屋子去睡了。从此，我真是失望透了，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我被她当成大孩子看待了。

可是有谁会想到一位三十岁的女子用手责打一个八岁的孩子，而这种处罚竟然违背常理地决定了我今后一生的兴趣、欲念、激情及我这个人呢？在我的肉欲被激发的同时，我的欲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我的肉欲只局限于我曾感受过的，根本不想再另寻其他的了。我虽有着满腔几乎与生俱来的肉欲的热血，但直到最冷淡、最迟滞的气质发育的年龄之前，我都洁身自好，纯洁无瑕。我想，在这一点上，没有人会超过我了。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知何故竟忧心忡忡，用极其渴望的目光贪婪地盯着漂亮女人。我总是会想起她们来，但只不过是希望使之按我的方式轻浮起来，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朗贝尔西埃小姐。就算到了结婚年龄，这种念头也始终挥之不去，甚至达到难以自拔的地步。疯狂的奇怪癖好没有使我失去似乎本该失去的美德。如果真有什么淳朴而纯洁的教育的话，那我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我的三个姑姑不仅是标准的贤惠女人，而且有着女人们早就不再有的一种端庄矜持。我父亲是个喜欢玩乐的人，他几乎总是一副很快乐的样子，但同时他也是个老式的殷勤男人，即使在他最喜爱的女人面前，也从不说些让大姑娘脸红的话语，没有谁家比在我们家里、在我面前，更尊重孩子的了。我发现朗贝尔西埃先生家里也是同样的情形。甚至有一个很好的女佣，就因为在我们面前说了一句有点粗俗的话便被辞掉了。直到我成了个大孩子，我对男女间的事还毫无概念，而且这种模糊的概念在我脑子里从来就只是以一种丑恶、下流的形象出现的。我对妓女有一种恐惧，我从未像别人那样找过她们。每当我看到一个浪荡子，我总是鄙夷不屑，甚至感到可怕。因

为，有一天，我从一条低洼小路去小萨柯内村时，看到两旁有一些土穴，人家告诉我那些人就在里面乱搞。从此，我便对淫荡厌恶透顶。一想到他们，以前见过的野狗交配时的情景总要浮现在眼前，我便恶心得不行，一想到这些，我就几乎要吐出来。

这些教育的偏见，本身就会延迟人类天性欲念最初的迸发，而如我所说，肉欲的初露端倪在我身上所引起的遏制也对此有所促进。虽然我知道我的血还在自己的血管里终日沸腾，但我也只能想象我曾有过的感受。所以只会把自己的欲望寄托于我已知的那种快感中，从未想过去尝试别人告诉我的那种我深恶痛绝的快感，而这种快感与那种快感极其相近，可我却没有觉察。在我愚蠢的奇思异想之中、在我的色欲之中，在它们有时使我干出不可理喻的行径之中，我脑子里常在求助异性的帮助。我却从未想过除了我渴求的那种用途之外，异性还会有什么其他功用。

因此，我不仅就这样带着一种很强烈、很乱性、很早熟的气质度过了青春期（除了朗贝尔西埃小姐非常无辜地使我感到的肉欲，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快感），而且，当日子一天天悄无声息地慢慢滑过，当我终于长大成人的时候，仍旧是原本要毁了我的东西保住了我。我原先幼稚的那种兴趣，不但没有丧失，反而与另一种兴趣紧密相连，以致无法从我的感官所燃起的欲念中把它驱逐出去。这种疯狂，加上我天生胆怯，让我几乎不敢在女人面前造次。因为不敢吐露心扉，或不能恣意妄为，另一种享受只不过是那种享受的最后终结，我的那种享受是不能被渴求它的男人所抢夺的，也不能被可以给予的女子所猜到。我一辈子就这样渴求着最心爱的女人，但在她们面前又不敢表现出来。我虽说不敢表明心扉，但至少可以想象我所知的男女间的事，我总是时不时地在想那些事情。跪在一位泼辣的情妇面前，对她唯命是从，求她原谅宽恕，对我来说都是一些很难得的享受。而且，这种想法越是把我弄得热血沸腾，不能自拔，我便越是一副木讷的情人模样。因为我心里深深知道，这种恋爱方式是不会立竿见影的，但对被爱上的女方的贞洁是毫无危险的。因此，我收获甚微，但通过我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想象，